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十二

詳校官檢討

臣

劉錫五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

臣

吳典

謄錄監生

臣

王人作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十一

宋 李燾 撰

神宗

案卷首先五月甲申韓存寶受命經制瀘州蠻賊公事至甲戌存寶乘舟還江安

留江安旬日一段本元豐三年之事然與四年辛

卯存寶還瀘州其文相屬乃史家追叙之詞舊本

分年編卷遂割置前卷之末其文遂無所附麗而

此卷存寶至瀘州亦詞無端緒今據文改正以冠

此卷

之首

先是五月甲申韓存寶受命經制瀘州蠻賊公事以九

月乙亥

日十六

至資州閏九月丙辰

日二十

發資州十月辛

酉

日三

次江安癸亥

日五

發江安取夷牢路入界四將左右

策應兵總三萬二百二十九馬一千九百七運糧夫三

萬餘轉運使董鉞隨軍是日次羅改池丙寅

日八次羅个

腦村為後盧鹽夷所襲第四將兵失利戊辰

日十次底蓬

褒甲戌

日十六

存寶遣第一將第二將討後盧鹽斬七十

餘級

日十八

丙子賊復襲第四營不克奉職任光秀者告

底蓬褒夷陰與賊通壬午

日二十

存寶遣中軍掩擊之斬

一千一百餘級焚其村園先降附者三十餘人亦斬之  
獨斗箇妳得脫光秀者江安人嘗監淮安軍稅先是帥  
納溪涪井諸寨招安將至綿州迎存寶故存寶以為腹  
心底蓬褒實非反者枉被屠害人共冤之十一月壬辰  
四日發底蓬褒上槐木隘十五里林箐幽深仰不見天存  
寶疑有伏兵甚懼既出隘口乃喜然第一將姚兕引兵  
道嶺下與中軍會無甚險絕也存寶斥堠不明類此癸  
巳五次底蓬強營梅成山遣先鋒將內殿承制秦世章

以黔州兵攻小水固夷不克丁酉

九日

乞弟率羅始堯六

七千衆攻秦世章掠其輜重第一將第三將與世章分

山而營依存寶節制不敢擅出兵日過午乃敢鬪乞弟

叔沒暮手持鐵扇臨陣指揮保捷軍校田福射殺之賊

衆遂奔潰登山捷如猿獠三將引兵追之弗及辛亥

十二

日存寶發底蓬強依羅甘山左行二十里次梅令山壬

子

二十四日

羅氏鬼主沙取遣人言乞弟欲求誓存寶許之

甲寅

二十六日

存寶下梅令山行十五里次土城山衆謂大

軍必自此長驅抵賊巢穴而存寶畏怯初無深入意或登大嶺以觀底蓬褒底蓬強梅令山三營地皆曲折環繞直行殆不過十餘里耳戊午存寶遣世章掩擊落昏夷於新池賊衆已遁去官軍誤焚他族初議由新池趨樂埧邏者告存寶以道險不可行存寶意亦憚進兵轉運使苗時中程之才屢以書促存寶深入存寶不聽之才又諭存寶設乞弟未即授首當於樂共江門築城寨為他日必取之計存寶亦不聽十二月癸亥乞弟遣奴

沙自阿義請降乙丑又遣阿義來獻刀一口韁二領馬五匹並降書存寶遂使招安將與二奴軟血誓于帳前是日晏州夷水陸攻劫運道奪水運糧千餘石錢七百餘千陸運者皆棄輜重散走左策應將視賊抄掠亦以存寶節制按兵不敢擊已而存寶遣人詰晏州夷何故攻劫答云我族未嘗附賊官軍前日殺我首領焚我屋廬故來復仇也丙寅存寶以得乞弟降書令軍中稱賀丁卯遂班師是日次梅令山晏州夷及斗箇妳村夷復



羣聚謀抄掠存寶遣諸將擊走之資官尉家安國謂存寶曰晏州水路十二村夷頃同乞弟殺王宣今又劫奪糧運且犯歸師此不赦之罪也盡以大兵乘機討蕩存寶不從已已存寶又遣招安將與阿義等殺牛再誓於帳前遣還仍遺以銀綵約直五百千報其刀氊及馬之獻也又遣人召晏州夷與誓亦遺以繒帛庚午次朱峒新堡乃存寶所置也距寧遠寨才六七里耳辛未次寧遠寨甲戌存寶乘舟還江安留江安旬日元豐四年

春正月辛卯存寶至瀘州上聞存寶逗撓輒自退軍欲按軍法誅之會言者亦劾存寶玩寇欺君乃議遣林廣代將存寶軍即瀘州置獄鞫其罪

甲午詔成都府路提舉司支錢二十萬緡米十萬石梓州路支錢十萬緡供瀘州軍湏並先以本處支外見在錢米通成此數 詔昨令韓存寶移瀘州於江安縣及建置堡寨等事令林廣候到與轉運使商議從便宜施行先是樞密院得旨令存寶移瀘州治所於江安縣及

相度如更可展拓擇要害地置城寨控制蠻賊來路遮  
護生熟夷人久遠不為邊害即隨便興築仍具地圖以  
聞於是再遣林廣故申命之存寶至瀘州亟議遷徙苗  
時中曰廢州置州事體非細今瘡痍未瘳奈何遽調夫  
役雖有朝旨自當覆奏乃條上利害瀘州竟得不移

入內供奉官劉益友言趙州等八州軍義勇保甲共九  
集教場無黃樺弓乞並給截弰弓陝西河東亦准此從  
之提舉永興等路義勇保甲司言集教諸軍教頭并

所教義勇保甲合用馬數未足詔提舉陝西買馬監牧  
司選馬均配御史滿中行言判將作監安燾所舉使  
臣田溉者故知樞密院況之弟富弼之甥壻舉主首其  
改節者二人杜謬者醫官之子緣管勾執政進奉補班  
行潘若從者有過犯皆未嘗在燾部下丞曾孝廉既不  
簽書即申樞密院脅之乞付有司根治詔送大理寺

權發遣北外都水丞陳祐甫言滹沱河自熙寧八年以  
後泛濫深州諸邑為患甚大諸司累相度不決蓋議者

以其下流舊入邊吳宜子淀最為便順而屯田司謂有填淤塘灤之患煩文往復無所適從昨差官檢討若障入葫蘆河約用工千六百萬若治程昉新河約用工六百萬若依舊入邊吳等淀約用工二十九萬其工費固已相遠乞嚴立期會令都水監或本司及轉運司各遣官與屯田司進議定歸一策詔河北轉運司與北外都水丞司河北屯田司同相視以聞 詔聞代州諸寨昨經分畫地界處尚有守鋪卒及弓箭手等闌出北界採

薪致引惹詰問其令經界并緣邊安撫司申明約束犯者於本地分界首斷遣官吏不察治亦法外降黜提舉開封府界教閱保甲大保長所言兩場見教大保長弓馬弩射各已成就欲管押赴京俟引呈許之

乙未步軍都虞候英州刺史環慶路副都總管林廣為都大經制瀘州蠻賊公事

新舊紀並書廣代存寶經制

丁酉命侍御史知雜事何正臣瀘州體量公事入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梁從政同體量劾韓存寶事也

詔曰韓存寶總領重兵往討小蠻乞弟自至瀘州兩月  
餘進兵不過二百里但常令偏裨與蠻賊接戰不能擒  
戮首惡虛有暴露士卒使忠勇之士無所効命又擅遣  
諭乞弟令齎投降文字至軍中不候朝旨輒自退軍逗  
撓怯避其狀甚明韓永式同商量軍事輒敢符同今遣  
何正臣梁從政同往體量俟林廣至即於軍前告諭存  
寶永式罪狀當正典刑仍曉告各將校士卒並由存寶  
節制不任退軍之罪其斬獲首級合推功賞令逐將保

明以聞 知沅州謝麟言修小由長渡堡畢招到旺誠等州酋首楊進通等及乞增置寨主一員兼同巡檢詔乞補借職以上第降一等餘從之 詔開封府界保甲

朝廷專命官訓習武事加以肅清姦盜可差昭宣使果

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王中正兼都大提舉開封府界

巡檢公事

三年十二月己未朔提舉保甲入內副都知王中正兼都大提舉開封府界朱本移入此

今從之舊錄中正本傳煩更增入

仍差澧州團練使澧州總管燕順同

提舉其見今巡檢縣尉下長上番上保甲並罷并諸縣



尉惟主捕縣城及草市內賊盜鄉村地分並責巡檢管  
勾其餘職事皆仍舊及逐縣巡檢教使臣元令二年代  
巡檢今宜即令承替仍復置城四面巡檢二員其增減  
錢糧並送樞密都承旨司會校已而都承旨司言開封  
祥符縣各省尉一員弓手四十人存尉一員弓手二十  
人陳留等二十縣弓手亦如之都副保正雖日輪在本  
保五團內管勾教閱然地里不相遠欲令依舊管勾本  
保公事及舊差甲頭催稅有已係出役錢之人兼下戶

催驅上戶其勢不順今每保欲共募承幹七人人有給  
雇錢千五百隸保正承受文字催稅租常平等錢其大  
小保長舊法差使及催稅甲頭並罷當教閱者專令赴  
教凡省錢二十三萬六千七百緡有奇費錢八萬五千  
三百緡有奇從之仍詔錢物宜付提舉保甲司專令文  
臣領之歲具帳上兵部其承幹人改為承帖人如犯都  
副保正依毆詈本屬保正法知諫院舒亶言畿內之民  
教以武事乃古所謂六鄉之兵而使中官領恐於杜漸

防微未便也不報

宜言據本傳附見

戊戌提舉河北路義勇保甲兼提點刑獄司言知邢州  
高復子康西頭供奉官霍文子武信都縣尉冷源子麟  
自言隨父在官願附保人赴集教場學習本司試驗康  
等各射弓力及一石並乞收教從之

舊紀於戊戌日書流星如杯出五車

裂于天因新紀削去

己亥通直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知諫院舒亶權侍  
御史知雜事措置帳法所言被旨措置京西一路帳

法今已修立法式奏聞參詳諸路可以依例推行欲乞  
頒下內京西一路可自來年先行其餘路自元豐五年  
依新法從之仍令提舉三司帳司官候及一年取旨諸  
路委轉運司官一員專推行帳法候將來修定條式止  
付逐司遵守 禮院言案祀儀春祭馬祖夏享先牧土  
王祀中霤秋祭馬社秋分享壽星立秋後祀靈星冬祭  
馬步立冬後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孟冬及藏冰開冰  
祭司寒每歲共用一羊每位猪肉一觔半謹案周禮小

司徒之職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又肆師職云小祀用牲所謂小祭祀即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宮中七祀之類是也後世王者雖以有司攝事難於純用太牢宜下同大夫禮用羊豕可也而祀儀如此殊為非禮蓋禮惟郊用特牲所以貴純一而不雜也本朝祠令小祠牲入滌一月所以備潔養之法今猪肉既臨時裁取於市中則又與令文相戾甚非供給鬼神誠莊之義今欲乞諸小祠祭以少牢仍用體解從之

庚子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趙楊言溪峒徽誠等州置城寨畢誠州乞建為郡徽州為縣詔送謝景溫朱初平趙楊同相度以聞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司言知岷州張若訥通判王彭年及將官等違條看謁妓樂宴會已根治其知州通判不可令居任乞別差官李憲言若訥等因部將借職郭英訟本轄將官本司奏乞別差官而不指所犯情節若訥所管洮東安撫實繫方面觀望止以部將指論輕其去就何以彈壓漢蕃乞下本路經略

司盡理根勘從之若訥等後止坐罰銅

朱本簽貼云此段小事後來勘

到若訥只是罰銅合刪去今依新本復存之仍終言罰銅事

中書禮房請令進士

試本經論語孟子大義論策之外加律義一道省試二

道武舉止試孫吳大義及策從之

新紀書詔試進士加律義舊紀不書

辛丑詔樞密院自今所得聖旨依中書例當日具事目

進入如別無批降指揮即次日行下如有急速文字亦

依中書例施行月終更不進入先是樞密院逐房日記

聖旨為厯月編寫進入既復下本院上恐失檢察故罷

之涇原路經畧安撫使司言被旨逐路糴買糧草令轉運司交割與經畧司計置外其糴買錢每年夏秋各分為三分轉運司預封樁夏自四月至六月秋自七月至九月每月應副一分從經略司關報合樁管處即糴買擁併未及次限許權借轉運司封樁錢其糴買鈔令三司依限發付經畧司從本司支赴逐州軍折博務書填并稅數合行支移亦從本司計會轉運司同相度依例移那支折若遇災傷減放分數即契勘所減糧草石



東錢數於合納州縣鎮寨勘會別司見在錢物奏乞那撥仍乞選監糴官一員添置勾當公事一員從之令鄜延環慶秦鳳路依此

壬寅詔江州廬山太平興國觀九天採訪使者蜀州青城山丈人觀九天丈人並天之貴神與世為福宜加號九天丈人儲福定命真君九天採訪應元保運真君令有司具香幣就遣監司即其祠上之

丙午上批賀遼主生辰國信副使劉永保回至莫州卒

宜令高陽關路走馬承受楊安民因奏事赴關照管般挈付其家令轉運司量應副

已酉上批河東陝西見訓民兵非久什長藝成當推行開封府界團教之法其所須錢糧設置官吏從此準畿縣取索會較未知及期能辦與否若更遷延恐不能以時舉可依府界近例令樞密承旨司取索會較

本志乃以此詔

附九月十九日劉定秋諮遷官加職後

詔遣司農寺主簿李元輔往蜀

中經制見在司農錢穀變運出關至陝西緣邊要郡椿

管其已起發物帛並於鳳翔府秦州等處樁管令本路  
提舉司拘收內有合行遷徙變轉即具措置事件及契  
勘耗折數目以聞去年閏九月辛亥已有詔令李元輔  
撥到鳳翔府銀絹與涇原不應今年  
正月遷朱史載此事顛倒當  
考詳移改附二年八月甲寅 詔令經制熙河邊防財

用司指揮許令弓箭手依官價自買及格堪披帶馬赴  
官呈印訖給赴關買馬場日支價錢仍充買馬司年額  
之數

庚戌判兵部蒲宗孟言開封府界惟有保甲無義勇五

路義勇保甲教習之法事體略同給錢糧亦不相遠今  
上番集教既立一法五路不得獨異於府界欲乞五路  
義勇並排為保甲所貴民兵法出於一於是樞密院言  
檢會熙寧五路義勇保甲之法主戶等四等以上每三  
丁選一丁為義勇諸縣每百人為一都五都為一指揮  
不及百人附別都即一縣總不及百人亦為一都每都  
有都頭副都頭十將虞候承局押官各一人四都立副  
指揮使一人五都立正指揮使一人主戶兩丁選一丁

為保甲以村疇五家相近者為一小保內一人為小保  
長五小保為一大保內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  
保保外復立都副保正各一人及三小保以上亦立大  
保長一人五大保以上亦立都保正一人不及者就近  
附別保若地里隔絕不可附者二小保亦置大保長一  
人四大保亦置保正一人上批五路義勇宜悉改為保  
甲爾後丁口增減並依見行保甲法河北河東第四等  
陝西第五等以上每戶及五丁以上者取兩丁令兵部

具畫一以聞其舊管人負節級即改為正長

辛亥于闐貢方物

樞密使正議大夫兼羣牧制置使

馮京為光祿大夫觀文殿學士知河陽京數以疾求解

機務故也

樞密副使太中大夫孫固知樞密院兼羣

牧制置使樞密副使正議大夫呂公著同知樞密院龍

圖閣直學士大中大夫樞密都承旨兼羣牧使韓縝同

知樞密院

五年四月二十六日丁丑呂公著罷可致呂公著與孫固同遷改而實錄闕之今追書家

傳云用先朝故事按故事樞密院置知院則當為副使者皆改同知院見熙寧元年四月十一月二十二日甲

展樞密院置知院同知院餘悉罷  
職官志與實錄不同已具注在彼

四方館使樞密副

都承旨張誠一為客省使樞密都承旨兼羣牧使都承

旨自是復用武臣

職官志云其後誠一以正任觀  
察使為都承旨今附此當考

侍

御史知雜事舒亶言大理寺推治參知政事章惇令周  
之道傳言於御史朱服事如惇三問不承乞勒令參對  
詔監察御史裏行豐稷同本寺推治惇自言嚮在湖州  
一見朱服後於京師旅見者再不交一談今為御史無  
相聞之理亦無托周之道達意及取服生月年幾等事

詔送大理寺 詔文思使忠州刺史內侍押班高居簡  
罷內侍押班除遙郡團練使提點西太乙宮疾故也

癸丑林廣言乞委環慶路走馬承受即軍中選擇馬步  
精兵從之仍詔發往涇原路京西一將軍馬移於慶州  
駐劄其環慶路緣邊防托軍馬如被揀選即令都總管  
司移土軍應副仍追回開封府界第一將軍馬歸營別  
遣府界四將軍馬往資州以備林廣濟師先是詔荊湖  
北路鈐轄彭孫提舉捉殺瀘州蠻賊於是詔孫取間路



進討旁助林廣如入賊界遇軍馬會合即聽廣節制

彭差

孫捉殺實錄闕之御集正月十八日二十八日皆有其事今附之

陝西轉運使李稷

言本道九軍什物之外一物無有乞於永興軍軍須庫以餘財立法營辦臣兼職鹽池垂及三年一毫不棄靳固收蓄得二十餘萬緡可以率先為用無耗蠹經費之弊而數日可成詔李稷具所收見在錢數以聞

并二月二十七

日甲申

先是以龍圖閣學士曾布知秦州後數日改判將作監

布以母老為請也甲寅御史朱服言布顧其私畏遠憚勞乞寢罷將作之命飭布就道知諫院權侍御史知雜事舒亶又言布自嶺外授以西帥猶懷不自滿不即就道以親為解欲望發遣赴任或別與一外任詔劄與布知尋以布知陳州

知陳州在二月四日今并書

命入內東頭供奉

官麥文炳為都大經制瀘州夷賊公事司走馬承受兼照管軍馬文思使忠州刺史內侍押班高居簡得疾強入侍詔免侍立惟朝便殿是日卒贈耀州觀察使

乙卯樞密院擬定彭孫討瀘州蠻賊隨行軍兵約束上  
批彭孫所部既多彊人難繩以常法須特簡嚴為一約  
束付孫令據所犯隨宜處斷勿令拘制送州縣遂詔應  
所部兵令彭孫知其甘苦無令失刑如有罪犯量輕重  
行罰仍令經歷路分轉運司指揮隨處州縣密覺察如  
有騷擾即具以聞 知諫院舒亶言伏見除知蘄州朝  
散郎許將為龍圖閣待制知秦州昨陛下初建學政將  
職在論思而受賂小人潜行請寄為亂法首聖恩寬大

止從薄責今日月未幾有此除授伏望追寢詔追將龍

圖閣待制知秦州敕告依舊知蘄州以知陳州端明殿

學士曾孝寬知秦州

許將除待制知秦州  
乃十九日并附見

丙辰提舉熙河路採買木植司言乞先支撥經制司息  
錢二十萬緡以備本司錢糧和雇水脚之費候將來回  
易三二年所收息既多可以漸省朝廷應副及乞添置  
通遠軍採造兵士一指揮從之仍令回易近下枋木取  
息即不得過合支和雇水脚之數 提舉開封府界教

閱保甲大保長所言管城縣民魏定訴兩目失明惟有  
弟存一丁祖母年八十一存選在集教場閱教乞依條  
放免本所案魏存選充保長學習弓馬請官中錢糧不  
少今武藝稍成而魏定乃乞放免欲更取聖旨詔本所  
依陽武縣張進例問魏存如願且在場習學武藝即聽  
二月己未詔贈康王宗樸首襲封奉祠十五年其長孫  
右千牛衛將軍士振可特授右監門衛大將軍 又詔  
宗室克頌先以心疾毆妻死鎖閉外舍昨已放還宜給

初官俸 詔瀘州體量公事所鞠韓存寶等毋得追將  
士如有須證左者止追人吏其將官有罪令案後收坐  
士戍提舉崇福宮西上閣門使榮州刺史高遵裕知代  
州

乙丑中書言諸房自來熟事不用條例文字事目欲令  
依舊外如更有似此熟事文字并諸處奏請事件引用  
條例分明別無問難取索便合擬進者準此從之

戊辰增永興軍乾祐縣十酒場以縣令姚煇言縣界凡

六百里戶口增倍止有两酒務乞興置故也

已已知制誥王存言竊見遼人覘中朝事頗詳而邊臣  
刺遼事殊疎此邊臣任間不精也臣觀知雄州劉舜卿  
議論方畧宜可任此當少假以金帛聽用間於繩墨之  
外詔舜卿具所資用以聞舜卿乞銀千兩金百兩詔三  
司給之舜卿初至雄州有告以巡馬大至請申以俟舜  
卿不為變卒以無事遼妄捕繫州民檄取不聽會有使  
者至因捕其徒一人取償焉待釋乃遣遼遣諜盜西城

門鎖舜卿密令易去舊鑄而大之數日遼以鎖來歸舜卿曰吾未嘗亡鎖也引視納之不能受乃慚去諜者因

得罪

舜卿為雄州月日當考熙寧十年七月方遷客省副再遷西閣使即知雄州

庚午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乙宮元絳兼侍讀絳以知青州過闕留提舉中太乙宮累乞歸老力疾造朝曰臣疾憊子羸誠恐一旦先朝露則遺骸不得近先臣邱墓上曰朕為卿辦治雖百子何以加於是令絳赴經筵詔審官東院所請重詳定令敕並歸官制所



辛未置秦州鑄錢監

已卯詔東南諸路團結諸軍為十三將淮南東路第一

西路第二兩浙西路第三東路第四江南東路第五西路

第六荆湖北路第七南路潭州第八全邵永州準備廣

西應援軍第九福建路第十廣南東路第十一西路桂

州第十二邕州第十三

舊紀書分淮浙江湖廣南福建路兵為十三將新紀改云分東

南團結諸軍為十三將本志同實錄

御史朱服言開封府界提舉陳向

訟臣所言吏人之母出入不實奉旨令臣具析所得之

處臣先在臺見滿中行說有失審實詔滿中行具所得之處以聞已而中行奏臣所聞解鹽司一吏人母出入提舉官之家初未嘗指言陳向兼所得之因臣近日上殿已嘗面奏

庚辰河東經略司言準朝旨相度代州寧化寄嵐火山軍當增置鋪屋數河東緣邊安撫司元奏覘知北界欲增置鋪候起修日本界亦須增置臣今看瓶形寨以東十鋪若北人修葺亦便增修緣不繫分畫地分顯似自

作事端乞權罷修初其寨西欲增二十八鋪亦恐不須  
為北界增置其檢計數內若控扼須至修初乞候北人  
修畢增治詔河東經畧司候有北人增置鋪屋再奏取  
旨其先降即添置指揮未得遽施行 提舉廣南東路

常平等事吳潛言廣州自置市易司七年本息錢共七  
十四萬緡去歲驅磨欠五十五萬緡始用本錢三十萬  
緡今以本錢數尚少十萬有餘可廢罷詔諸提舉市易  
委官根究其後市易司言本路錢物纔經林顏根磨雖

有逋欠然轉運司有錢二十七萬餘緡尚未撥還以此可見出息不少會三司度支副使蹇周輔亦以為言乃詔本路提點刑獄司催理一年了絕

其後云云據朱本吳潛元奏可見市

易失陷錢物也

燕達言諸軍都教頭欲並行倉法從之

甲申權陝西轉運使李稷言解鹽司收簇攢那散漫遺落官錢二十一萬七百九十四貫有奇止在陝府河中府秦解華州永興軍收掌詔並於所在州軍封樁其熟鈔仍變轉見錢

并正月二十五日癸丑

詔沅州所修小由長渡

村堡以小由寨為名誠州貫保新寨以貫保寨為名奉  
愛豐山新堡以豐山堡為名 詔自今推勘及根究公  
事令承行官司約定日限申中書樞密院

乙酉廊延路經畧司言知保安軍夏元象等覘夏國主  
遣姦細招蕃官左藏庫使本路都監劉紹能閤門祇候  
李德平乞移紹能等於他路上批劉紹能李德平父祖  
以來世受國恩前後戰功最多在諸路蕃官為第一忠  
勇朝廷委信之人必無如探報事者必是夏國畏忌用

間傾害仰沈括毋得根治以此詔旨方便露之使知既

而陞紹能本路鈐轄

七月十七日改河中鈐轄五年四月甲寅遣字文昌齡勸紹能於鄜

州六年正月  
巳丑獄竟

京東轉運判官吳居厚乞同李察募慣

習航海之人因其商販踏行海道之通塞遠近開諭女

真人馬之利詢求海北排岸司所在其興廢之因俟得

其實條畫以聞從之

詔開封府司錄參軍路昌衡鞫

前太原府教授余行之于邢州

四月十五日  
行之伏誅

詔諸州

駐泊軍馬知州與駐泊兵官同管屯駐就糧本城軍馬

知州通判與本州兵官同管內屯駐就糧仍與駐泊兵  
官同管其五路都總管司所在舊分將分管轄者即通  
與本州兵官更不管轄以夔州路轉運司申明舊制故  
也

熙寧五年十月  
十三日當考

丙戌詔聞階成鳳岷州人戶闕食流移令逐州第四等  
以下人戶支借常平糧斛每戶不得過兩石仍免出息  
如有去年未納秋稅并諸般欠負等並權倚閣其有往  
諸處逐熟帶興販物貨稅錢一百以下并經過河渡合

納官私渡錢處並令驗認免放如更有合行賑濟事件  
令陝府西路轉運司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司秦鳳等  
路提舉司疾速條具以聞

三月戊子朔天章閣待制趙鼎判兵部權發遣度  
支副使蹇周輔言江西歲運淮鹽有常數人苦淡食而  
廣東所產不得輒通無賴奸民冒利犯禁習以盜販為  
業已與兩路監司會議謂宜立法兼通廣鹽於虔州以  
七百萬觔為年額百萬觔為準備南安軍以百二十萬



觔為年額三十萬觔為準備均虔州舊賣淮鹽六百一十六萬餘觔洪吉筠袁撫臨江建昌興國等州軍關鹽賣處不害淮鹽舊法而可通廣鹽詔令周輔限一月具立成法已而周輔具江西廣東路鹽法并總目條上從

之

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始命周輔相度食貨志元豐三年四月周輔已擢三司副使云云其後周輔復議江

西鹽法初熙寧三年江西鹽課不登提點刑獄張頤言前官蔡挺治鹽有狀而挺所為今多廢詔曰挺治鹽績效不惟課入增仍實致盜賊屏息今無故更革使無賴復有嘯聚其變非小可令修挺故事周輔建言異時淮南歲以舟運通泰州鹽五十九萬觔於虔州立倉置吏賣之鹽至虔州不能多民居遠城郭者常淡食而盜鹽

公行至毆傷吏士運路險遠官僦挽舟工費甚舟人盜鹽代以上鹽益惡而廣東東莞新會兩縣鹽場柵十有二大煮鹽自廣州水行十有六日至南雄州度大庾嶺至南安軍不百里舟行順流用四日至虔州淮鹽官以九錢致一舫而盡會廣鹽之費減淮鹽一錢而廣鹽善運路無梗請罷運淮鹽通般廣鹽一千萬舫於江西虔州南安軍復均淮鹽六百一十六萬舫於洪吉筠袁撫臨江建昌興國軍賣以補舊額即於淮南舊課兩無更損詔周輔立法以聞乃為書曰民用鹽不可一日闕今改立新額官自賣以救淡食而消盜賊則興滯補弊察姦禦暴宜必有法為法之本在於均有無平遠近嘉定吏祿嚴丐取之禁以防阻阮編籍首領重告捕之格以絕私販而移用舟車增置兵校設處督之官罷無名之稅以通漕運歲時考法則登課者有賞虧欠者有罰此其大畧也乃上江西廣東鹽法詔班之於是以新法所得利儲之以待用詔以周輔提舉江南西廣南東鹽事

察監司之不職者置局於司農寺喻領之本志鹽數與實錄不同當考十有二大煮鹽大字必誤檢志本只如此當求  
別本

殿前司言殿前指揮使右班都虞候漢州刺史趙秀假滿百日請放停詔趙秀與左屯衛將軍致仕仍著為令

已丑詔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司於歲額錢內支三十萬緡赴河州置場糴糧斛封樁 詔諸路起發至京錢物內藏庫寄帳內物帛不及省樣合變轉者從本庫相度行之 定州路經畧司言廣信軍覘遼人於易州緣邊

鋪屋四面封標四十步安肅軍規緣邊量鋪屋圍二十餘步以備牧馬若增築地步置鋪不侵犯本界地合與不合問理上批宜遵守誓書施行

辛卯右班殿直雷瑜為閣門祇候瑜監教第四場畢及射藝應法射親出衆故也 權發遣度支副使公事蹇周輔奏聞江南西路人納淨利撲買鹽場緣鹽繫民食與坊場不同今欲量縣大小戶口多寡立年額官自出賣仍乞先廢罷買撲處令轉運司候法行日於增賣鹽

錢內據淨利錢數撥還提舉司從之

癸巳中書戶房言諸因戰陣及捕盜陷沒其親屬錄用充承奉郎以上及使臣三班差遣借差殿侍雖年小未該出官其俸錢衣糧乞與支給仍著為令從之

乙未詔在京官不得舉辟執政官有服親以御史知雜事舒亶言近論蒲宗孟不當薦舉同知樞密院韓縝姪宗弼乞立奏舉法故也

舊紀書詔在京官無舉辟執政有服親新紀同元符元年五月

庚午申明  
遵守此詔

戊戌命權發遣度支副使塞周輔兼措置河北糴便年三

六月四日詔三司選官六年五月十三日王子淵同措置食貨志云河北舊有糴使司取具年計而已上即位意在北鄙屢詔廣儲蓄然皆循故典未更制也元豐四年三月始命權發遣三司度支副使塞周輔兼措置河北糴使瀛定大名置倉以儲之其額至一千二百萬石聽辟置官屬五年乃哀諸路封樁禁軍額闕及刺鹽息錢為本又假內藏三十萬緡及詔司農寺市易淤田水利同舊計置封樁芻糧者悉歸之明年六年五月十三日以提點河北西路刑獄王子淵兼同措置更謂之措置河北糴使司閏六月十七日手詔周輔今春河朔雨澤調節夏必豐成秋稼立苗甚茂宜乘美歲廣謀收糴仍具定瀛州新倉畢工之期以聞是歲大名東西濟勝二倉定州衍積寶盈二倉與瀛州之倉告成各二千楹此食貨志所書詔司農市易淤田水利舊計置封樁芻

糧悉歸措置糴便司乃二年正月十四日事志係之五年乃誤也實錄熙寧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王子淵初自通判深州除提舉糴便元豐四年八月三日以河北提舉糴便糧草權河北西路提刑兼提舉糴便糧草並不入長編此年十二月二十日修倉限三年畢

詔瀘州將副皇城使雅州刺

史姚兕等次等遷官或減磨勘年諸軍弓箭手義軍勇敢効用招安將獲首級重傷者遷資輕傷賜帛有差獲首領者遷兩資獲乞弟叔沒募首級遷三資仍賜絹五十以韓存寶保明功狀故也

庚子西京左藏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劉綰同提舉

開封府界教閱保甲

五月戊戌  
可并入

癸卯大中大夫參知政事章惇以本官知蔡州大理寺  
劾惇父太子賓客致仕俞及弟潁州沈邱縣主簿愷占  
民田開封府官各懷觀望畏避簽書兵曹參軍吳潛勒  
停知府錢藻罰銅八斤判官虞大熙展磨勘一年推官  
胡宗師衝替司錄參軍路昌衡展磨勘二年戶曹參軍  
劉陟士曹參軍王本倉曹參軍蔡旻並差替俞當杖一  
百以年八十勿論愷勒停御史臺劾新成都府路轉運



判官周之道為惇致意朱服及奏上不實索默妄言為  
惇致力之道徒一年黜杖一百並勒停惇奏事及報上  
不實又制勘所初追治堂吏王冕等證周之道等語惇  
以為有司不當信冕等語欲虛捏次數抑逼執政以此  
報制勘所仍稱請盡情根勘毋止信其妄言坐不當指  
揮制勘院故有是責

舊紀書章惇以父占民田奏不實  
罷知蔡州新紀不書因依之道致

意朱服事在去年  
十月二十五日

環慶路走馬承受陸中言環州洪

德寨北壕內歸德白馬二川有閑田詔環慶路自來難

得閑田今陸中乃言有久不耕地約千六百餘頃令經畧司審實可與不可耕種及緣何閑廢至今是與不是生荒兩不耕之田以聞

甲辰翰林學士承議郎張璪為太中大夫參知政事先是王珪嘗三薦璪不用珪曰璪果賢陛下未嘗用以為不賢讒也臣恐士弗得進矣臣為宰相三薦賢三不用臣失職請罷上喜曰宰相當如是朕姑試卿卿德不回朕復何慮

王珪薦張璪據珪舊傳附見時人號珪為三  
吉宰相恐不辨此或恐未必是薦璪為參政

也當

知制誥王安禮為翰林學士安禮於訓辭初不  
經意而典贍豐潤上數稱之御史豐稷言安禮性行淫  
僻師言鄙之天德包覆竊幸顯途矜奮自高無敢論者  
臣仰惟陛下躬道德履法度以迪勵風俗俾皆有士君  
子之行今安禮所為鄙夫恥之擢在詞禁地親職重將  
何以訓多士儀四方臣恐天下之心不以名節望朝廷  
而僥倖萬一惟陛下察之孔子天縱之聖以言取人不  
能無失况安禮言放行污無足觀者伏望追寢成命以

釋羣疑御史朱服又言安禮命下之日中外莫不疑駭  
以為學士職不專以翰墨為事至於論思獻納上干國  
體地親秩峻待遇寵渥則又學士大夫之所觀望而視  
效者也方陛下信賞必罰之時高爵厚祿以賢而制者  
固不可以輕授而幸得如安禮操行污穢騰播人口雖  
里巷小人亦羞稱之但以倚恃安石之故凌傲輕肆無  
所憚忌而人亦莫敢誰何當世士大夫舉行義之汙者  
必以安禮為最而朝廷進擢度越流輩甚非所謂以賢

制爵之意也方今之患正以為士者無行寡耻習以為俗雖陛下躬道德以迪之而勸沮之術尤在於進退黜陟之榮辱今安禮行義如此而朝廷進擢不已是豈陛下昭示好惡使人知所避行者哉伏望追寢安禮新命不聽河東都轉運使朝散大夫陳安石為朝請大夫天章閣待制再任醫官前皇城使嘉州刺史陳易簡等降舊官一資叙勾當御藥院竇仕宣等押領醫官本殿祇候老宗元等減磨勘年有差以皇太后服藥累月

康復也

乙巳以九軍法一軍營陣案閱於城南好草陂已事賜

燕達詔獎諭

舊紀書命官以新九軍閱試於京城南新紀書閱九軍營陳法

詔提點

開封府界諸縣鎮楊景略覆檢計提舉京城所標量新城四壁城壕地步以聞保州言覘知北界賀正副使

石宗回言於遼主聞南朝大閱武及藏兵於民帳前已指揮燕京西京等處自今有南界投來軍士毋擅送中京順化營並押赴帳前上批聞賀正北使至恩冀間從

人於驛舍羣聚合誦教法聲聞於外接伴祇應人有聽聞者此乃緣邊機防不謹有闌出亡卒漏泄其事宜重告捕賞典并緣邊當職官亦等第立賞罰

戊申御延和殿閱諸軍轉員凡三日 通直郎集賢校

理兼同修起居注知諫院侍御史雜事舒亶知制誥兼判國子監仍以亶所試戒勵士大夫崇尚名節詔榜示朝堂他日亶同僚有草除御史制而命詞戒其察者上曰御史以察為職而反以為戒乎卿諭速命改之 詔

司農寺封樁府界減罷耆戶長崔錢見在十三萬六千餘緡除撥還借支外餘送提舉府界教閱保甲司支用夔州路走馬承受王正臣言南平軍管下播州夷界巡檢奉職楊光震於遮勒谷小茆田路口遇乞弟首領宋阿訛鬪敵斬獲阿訛等三人首級本軍已送瀘州經制夷事司上批蠻賊阿訛累曾出漢並邊之人必能辨識今光震既殲其親黨又傳首來獻忠勇之誠理宜不妄方今師屯在邊購捕元惡患未有應募而往者光震



能秉心嚮順率先効力如此非大過所望以賞之必不能鼓動其衆圖成奇功宜專遣使厚賜金帛爵命遂詔林廣審問南平軍元辨識斬獲首級實狀以聞其後南平軍言光震斬獲阿訛等首級非偽乃命賞之詔楊晟堅六保人戶令沅州管轄晟堅與湖北歸明人先有讎隙如經官司陳訴毋得受理委謝麟明諭晟堅仍常存卹三司使李承之言臣近以陳乞寺額事在大理臣與崔台符王安禮皆有嫌怨朱明之即王安禮近親

欲望改差公正之臣專置司根治詔移送開封府

四月二十

一日李徽之肅之奏六月一日移御史臺八月十八日承之責

詔自今諸司見勘未

結公案事令御史臺刑察不得輒取索情節其承受官司亦不得供報

壬子詔樞密院轉員同知院事韓縝押宿仍趁起居奏事今後依此

甲寅御史朱服言宣德郎權檢詳樞密兵房文字黃寔以舅陳朴之喪率斂士大夫錢以為賻寔樞府要官非

朴親舊者亦不敢不從兼內有武臣隸樞密院尤於事體有嫌望付有司推治詔送大理寺鞠實寔坐衝替

夔州路轉運司言阿訛最為乞弟心腹之人若果為楊光震所殺深慮乞弟必領兵讐殺光震欲乞詔林廣彭孫選募勁兵勇將赴南平軍同光震協力討捕乞弟上批所言實為機便時不可失宜速下林廣專牒彭孫悉師以往仍詔彭孫俟至南平軍開諭光震以遣官軍合力翦除乞弟之意勿令驚疑後又降勅諭光震率本部

彊兵隨彭孫討乞弟如能於未舉兵前自設方畧梟斬

乞弟破蕩巢穴亦當重賞

席汝明墓誌呂大防作乃云彭孫不欲林廣故有此命當

考

隨州言知州正議大夫薛向卒輟視朝遣中使護

其喪歸葬

墨本云向吏材絕人遠甚所商畧財利無遺然其甚者不能不病民有所上課或不實故

御史劉述錢顗劉琦諫官范純仁等皆言向不可為大吏朱本增損云向吏事精銳絕人于財利足心計然發運使所施置如均輸客運之類後雖不終誠不能無小害然亦當時風俗以計清高養名譽為事故向多為所排詆御史諫官皆言向不可以為大吏者非確知其利害也意皆倣此云今並不取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十二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四年夏四月己未提舉京城所言京城下初初營葺課利每歲定收十二萬緡元管勾官吏乞賜優獎自今每年止收及十二萬緡更不酬獎詔催驅課利點檢收納供備副使董嘉言遷西京左藏庫副使提舉宋用

臣賜宅基一所勾當使臣遷資減磨勘年有差

庚申編修諸路學制王震言郡國之吏狃於故常錢穀簿書實知從事受法之始惟在推行恐非俗吏所能通辦願自朝廷選可使者分行諸路措置大畧然後授成於部使者郡太守則法行而通無復牴牾矣詔候法成取旨

辛酉入內供奉官王懷正差管押軍器往瀘州欲不停見勾當後苑西作別給驛券上批瀘州道路半在陝西與廣南不同可止依條給驛券或本任添支入內省取

問懷正妄陳乞以聞 錄故殿直韋城等縣巡檢趙稹  
子安民爲三班差使初稹與賊鬪傷而死其妻乞恩樞  
密院言開封府界提點司奏稹不能捍禦已先衝替然  
因傷致死乞特推恩故也 承議郎胡宗炎言夷門山  
在大內東北當陽之位爲都城形勝之所國姓王氣所  
在公私取土於此岡阜漸成坑塹伏望禁止及填塞掘  
鑿處司天監定如宗炎所言從之

癸亥遼主遣安復軍節度使耶律祐客省使韓昭原等

來賀同天節 上御延和殿閱試保甲雍王顥曹王顥  
侍少選命顥等坐閱試畢賜茶即從還禁中

新紀書御  
延和殿閱

保甲

甲子知沅州謝麟言招溪峒中勝等州首領楊晟嚮等  
乞補授名目詔乞補奉職人與三班差使借職與下班  
殿侍殿侍與軍將軍將與守閱軍將麟又言準詔已置  
托口小由古誠奉愛四寨而黔陽縣等並在腹裏謂宜  
減戍兵五百五十人即令防托新寨并乞置博易務拘



收息錢四寨民性頑獷幸各安居已曉諭赴所屬寄納  
刀弩欲官爲買之并溪江所產麩金欲募人淘采中賣  
以業游手之民其城寨身丁稅乞特蠲放七年從之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高鑄言古誠州歸明人楊晟堅昨  
詣謝納土乞屬湖北蓋晟堅懼麟修築城寨逼其巢穴  
所以乞屬沅州既而邵州使人招諭晟堅又乞屬湖南  
蓋晟堅嘗盜取向銀週妻子懼銀週在湖北來取其妻  
故又乞從邵州歸明乞密指揮沅邵州召晟堅詰問使

歸銀週妻子仍徙置內地提點刑獄章案亦言晟堅狡  
猶反覆乞詳酌處置詔晟堅係歸明人中頭角雖先與  
銀週有隙亦蠻人之常今朝廷已降指揮隸湖北正欲  
安存撫帖示以誠信今高鑄章案所奏全不曉邊事若  
稍有漏露致驚疑生事鑄案當重有行遣并下孫頴謝

麟照會

孫頴是年九月四日丁亥以湖北運副知荆南此時必在湖北爲運副也熙寧六年五月以湖

南提刑措置  
梅山轉一官

梓州路轉運司言都大經制瀘州蠻賊

公事司牒將來入界大約四萬人騎內馬三千匹請據

數約備八十日糧草隨軍同行本司相度須作家計  
削堡固節次聚糧摺運且乞差雇夫五萬內本路四萬  
成都府路六千夔州路四千牛羸馬共一萬內成都府  
路五千本路四千夔州路千從之仍令所差雇人牛等  
先本路如不足於夔州路又不足方得於成都府路及  
軍行梓州路雇一夫其直三千多至四千夔州路稱是  
成都府路則加倍焉

夫直據  
平蠻錄

乙丑詔河北路轉運副使賈青相度新建溪峒徽誠州

隸屬湖南湖北於何路爲便後青具道里以聞乃詔誠

州治渠陽隸荆湖北路徽州爲蒔竹縣隸湖南邵州

要見

問賈青緣由增入此前一月十一日初以朝奉大夫除河北運副或河字當作湖字更詳之誠徽隸屬自九月未并入此

詔權罷河北路差官檢量根括地土候務開依

令敕舉行

已已知定州建雄軍節度使韓絳知潁昌府知潁昌府

資政殿學士韓維知定州尋以絳爲西太一宮使維知

潁昌如故

六月二十八日絳爲西太一使十三日維復知潁昌今并書

權陝西路

轉運使兼制置解鹽李稷言攷究近日內外鹽鈔價平  
臣竊謂貴生於難得賤生於有餘自新法未行通取七  
年支鹽數目乘除每歲當三十六萬餘席故鈔之貴賤  
視有司鑄出之多寡新法以後鈔有定數起熙寧十年  
冬盡元豐二年通印給過一百七十七萬餘席而會問  
池鹽所出纔一百一十七萬五千餘席尚有鈔五十九  
萬有餘流布官私則其勢不得不賤方鈔貴時可無益  
發及今價賤又未加收歛則盈虛消長之法未盡全備

伏望特議少損鈔額仍令賤歛貴出以盡平準之道所  
貴久而無弊詔候錢總點檢本路鹽迴取旨 林廣言

乞令彭孫候到瀘州先與臣議進兵次第詔彭孫依前

詔取間路進討與林廣協力照應

席仲明墓誌可攷

成都府

利州路鈐轄司言梓州路欲造鐵蒺藜等已牒轉運司  
均與諸州製造然前者朝廷運瀘州軍器及本路準備  
不少其韓存寶既未嘗深入討伐即所用必不多乞下  
林廣等計度見在數勿令過有須索詔經制司除以存

實用不盡數充用外約見今實用軍器製造仍下梓州路轉運司具析昨者關牒隣路造軍器不奏因依 詔親祠北郊並依南郊儀如不親祠即上公攝事仍別修定攝事儀制先是已詔從張璪議令禮院再加講求

三年

五月二日甲子

判太常寺李清臣知禮院黃顏王仲修楊傑何

洵直葉祖洽文及甫詳定禮文張璪李清臣陸佃皆列名具奏同判太常寺陳薦獨異而同知禮院曾肇亦微不同乃各上之薦言議者以天地合祭始於王莽稽之

典禮有所未合故欲罷之臣竊有疑謹按周頌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前漢志載郊祀歌十九章其七章曰惟泰元尊媼神蕃釐說者曰泰元天神也媼神地神也第八章言涓選休成天地並況此天地同祀可以概見恐非自王莽始也夫國之大事莫大於天地宗廟之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古者祀事皆天子親行降及後世事與古異或因或革各從所宜故多遣官攝事今聖朝郊廟之祭三歲一親行必先朝饗景靈宮薦饗太廟



然後合祭天地於圜丘蓋參用舊章得禮之中而議者  
又謂親郊之歲夏至方丘之祀盛夏之時不可躬行宜  
遣冢宰攝事而罷冬至天地合祭臣亦謂夏至方丘之  
祀決不可躬行雖大備禮樂上公攝祭亦恐此議未能  
合古終不若天地合祭之日親執圭幣誠志內盡禮容  
外重也況天子父事天母事地既親禮天神而不親禮  
地祇質之情文深恐未安陛下聰明睿智聖學深博古  
今萬事無一不照其本源其歲親郊天地合祭之禮伏

亡且循舊制以昭恭事三神肇言臣竊考周官大宗伯王不與祭則攝位後世祭祀人主不能一一親行今惟三年一郊上所親奉餘皆有司攝事則張璠請以夏至日命冢宰攝事北郊於禮固無不可至於樂舞之類亦當增所未備然臣於此猶竊有疑者蓋以天神地祇其體實均王者奉承不宜有異故經曰事天明事地察而周官冬至則祀天夏日至則祭地非有隆殺之殊國朝以來三歲一見天地祖宗未嘗廢闕今冬至若罷合

祭而夏至又以有司攝事則不復有親祭地祇之時於  
事天則躬行於事地則遣官以往其於父天母地之義  
若有隆殺此臣之所不能無疑者也夫夏至祭地此先  
王之所已行然論者乃謂方今萬乘儀衛加倍於古暑  
暘之時勢有未便臣竊思之古今雖殊寒暑之於冬夏  
其爲天時一也惡寒憚暑其人情亦一也先王能以五  
月舉事而後世廼以儀衛之暴露爲疑然則損儀衛之  
虛文以就躬事地祇之實施之於今宜無不可竊考近

代故事後周隋唐皆嘗以五月祭地況以陛下之恭勤  
宜無所憚以陛下之明聖其於措置損益儀衛之類宜  
無所難臣愚故願陛下斷自聖心遇親祠南郊之歲以  
夏日至備禮躬親北郊以存事地之義以合先王之制  
而爲萬世不易之法豈不盛哉夫守經而不知變臣愚  
之罪也以古誼廸上而不敢苟亦臣之職若論者猶以  
暑暘暴露爲疑則不必拘以夏至而斟酌變通順天時  
之便第令無失躬事地祇之實則一代大典固有待於

聖學非愚臣智慮之所能及也於是進呈肇等奏而降

是詔

判太常寺知禮院及詳定禮文奏狀姓名據魯肇集增入新舊紀並書詔罷南郊合祭天地自今親

祠北郊如南郊儀不親祠以上公攝事樂舞如親祠新紀云有故不行則以上公攝事

庚午陝西路制置解鹽司言解鹽歲增錢準條作熟鈔

召人衆買內六萬緡令三司封樁去年三司封樁歲增

錢六萬緡凡爲鈔九千七百五十一席今民間鈔多價

賤若更變賣恐轉損鈔價凡鈔乞納三司更不出從之

并所增經制轉運司合得六萬緡亦令納三司自今並

權住給鈔

壬申御崇政殿疎決繫囚

舊紀云錄京畿及三京囚  
降罪一等杖以下釋之

詔前追官勒停人越州山陰縣主簿太原府教授余行之陵遲處死先是行之以廢黜怨望妄造符讖指斥乘輿言極切害定州教授潁州團練推官郭時亮詣闕告之知定州韓絳即收行之付獄詔開封府司錄參軍路昌衡就邢州鞠之行之伏誅以時亮爲通直郎召對時亮堅辭不受聽還舊任行之初繫獄上以問同修起居

注陸佃對曰臣識其人是嘗爲山陰主簿妻子皆不之

顧何有於陛下上曰如此則妄人耳行之既伏誅因赦

其妻子

九朝通畧云陸佃家傳曰上初有憂色既聞佃對乃喜曰廖思作過無足多慮今行之乃搢紳士

大夫而有此謀故朕甚憂之深恐朝廷紀綱有可窺覲者今聞卿言乃妄人耳行之獄具遂赦其妻子蓋王珪密爲上言陸佃與行之甚熟故上問之此據陸佃本傳遣昌衡在二月二十七日新舊紀並書山陰縣主簿余行之謀反伏誅

上批付涇原經畧使盧秉近累得邊奏諜報

夏國變故秉常遇弑諸梁擅兵大酋數輩各懷去就上

下洶亂興州左右新舊行牙造逆之臣與秉常故時親

黨各擁兵自固斬絕河津南北阻隔未測勝負所歸若  
信如牒報則諸路當一體測見形跡然本路絕不聞問  
卿可速選委邊吏偵實以聞并下秦鳳環慶熙河河東  
經畧司先是權廊延路馬軍副都總管兼第一將种諤  
奏近謀報西夏國母屢勸秉常不行漢禮秉常不從有  
梁相公者與其叔母亦相繼勸之既而秉常爲李將軍  
所激怒欲謀殺叔母與梁相公其言頗漏露梁相公與  
叔母共謀作燕會召秉常酒中秉常醉起於後園被害



其妻子及從者近百人皆即時繼遭屠戮臣竊謂賊殺  
君長國人莫不嫌惡羌人遽然有此上下叛亂之變誠  
天亡之時也宜乘此時大興王師以問其罪仍願陛下  
假臣廊延九將漢蕃人馬之外量益正兵選陛下左右  
親信中貴人爲監軍同行文武將佐許臣自辟置止裒  
十數日之糧卷甲以趨乘其君長未定倉猝之間大兵  
直擣興靈覆其巢穴則河南河北可以傳檄而定故有  
是詔

廊延沈括奏鳳魯孝寬環慶俞充熙河苗授河東  
王克臣等以四月三日庚申奏此又奏見丙子日

癸酉上批已遣王中正往鄜延環慶路體量經制邊事  
可密詔兩路經畧司中正所須錢物於拊養庫不計多  
少畫時應副中正既行稱面受詔所過募禁兵願從已  
者將之而主兵之官不敢違至西京文彥博以無詔拒  
之中正亦不募而去

朱本削中正募兵事蓋爲中正諱也今依新本復存之

甲戌上批已議於陝西河東五路聚集軍馬其錢糧器  
械中書樞密各委官盡數刷會準備應副遂詔錢糧委  
檢正官器械委檢詳官各一員取索文字刷會

乙亥上批聞同管勾陝西買馬司高士言凡與蕃部交易動以惡言嫚罵之其儕類有怨色亦是阻其來馬一塗可令郭茂恂體量以聞 詔權發遣度支副使兼措置河北糴便寨周輔兼提舉江南西路廣南東路鹽事其主行鹽事監司之不勝任者體量以聞置兩局於司農寺

朱本云兩局止是周輔時暫置削去新本已復存之

都大提點在京倉場

司言汴河糧綱歲運六百餘萬石及司農寺起發淮浙四十餘萬石並於沿汴倉分納乞於萬盈廣衍兩倉增

教屋四百間詔遣開封府推官曾孝廉按視其圖以聞

朱本刪去云後來檢到止令騰併事小不須載

詔承議郎天章閣待制知慶

州俞充追兩官降授通直郎免勒停職任如故朝請大夫知揚州鮮于侁追一官降授朝散大夫衝替坐舉知綿州神泉縣胡獻犯賊故也

丙子新權京西路轉運副使朝奉郎李南公爲河北路轉運判官以知諫院蔡卞言南公頃因棄妹不嫁管勾

宮觀近及二年牽復當以漸故也

南公除京西運副乃四月七日甲子今并

書丙子十  
九日也

鄺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兼第一將种諤

言臣昨於今月庚申奏夏國秉常爲賊臣所殺乞朝廷  
興師問罪今覘知秉常兵馬見聚於所居木寨國母與  
梁相公兵馬見聚於國母巢穴自木寨至國母巢穴約  
五里今已絕河梁南北人馬不通梁相公者已出銀牌  
點集未知從與不從臣前奏乘其君長未定國人離亂  
之際順興王師招討且兵尚神速機不可後况此西人  
叛亂隣國孰不動心契丹自數年來歲嘗三四以拜禮

佛塔爲名欲假道興州而意在吞併其國西人平時已嘗患之况今國內有亂若聞中國棄而不顧或備而遲留萬一契丹乘此舉兵吞併易若反掌矣若西夏果爲契丹所併則異日必爲大患於中國故今此事繫朝廷爲與不爲決與不決耳所謂楚得之則楚勝漢得之則漢勝今西夏疆場若歸中國則契丹孤絕彼勢既孤則徐爲我所圖矣兵法曰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願陛下留神早運勝算此千載一時之會陛下成萬世大

勲正在今日矣又言向者元昊將死遺言異日勢衰力  
微宜附中國誓不可脅從契丹中國仁愛而契丹負心  
若附中國則子孫安寧又得官爵若爲契丹所脅則吾  
族被戮無子遺矣此語國人皆知之至今相傳今朝廷  
討伐不惟易以成功西夏素已防拒契丹則必投戈歸  
命矣又言不必遠調兵賦止發本路九將兵裹糧出塞  
直趨巢穴兵尚神速彼未及知師已及境矣上批雖朝  
廷見遣王中正往體量確的情僞又慮兵機一失悔不

可及宜先令沈括種諤密議點集兵馬告諭逆順招懷  
並邊主兵酋首以俟大兵併力仍未得便舉事先密具  
畫一以聞

朱本刪去諤上言三十餘字云與壬申日文字相犯不須重載也今仍存之

環

州屬羌慕家族首領英博數縱火殺人官不敢問結連  
諸部欲爲寇知環州張守約勒兵擒之及其黨三十六  
人餘遁入夏國守約駐兵境上取之居數日韋州監軍  
多葉執送叛者乃盡械英博等歸斬於環州市經畧使  
俞充以聞上賜手詔曰慕家族屬羌前後屢干紀律倣



擾塞下守將姑務撫綏玩成驕蹇邇者其酋不度時變  
踵前鵠張賊殺無辜嘯聚黨與非卿知果且招且誅俾  
有懲艾不然則自焚之禍殆不可救也

此事載張守約及俞充本傳不

得其時據御集環慶經畧司奏張守約斫到背叛首領  
頭級并招降三千餘人歸族住坐乃四月十九日今附  
見秦鳳爲俞充子承務郎次臯作紀云元豐元年八月  
詔以先臣充爲天章閣待制環慶路安撫經畧使三年  
四月環州肅遠寨慕家巴勒則等剽屬羌兵爲亂攻殺  
旁族先臣遣第二將張守約走馬承受陸中招降之誅  
其不聽命者於是羌族始定而亡入夏國者凡三百人  
復遣守約屯塞上檄夏人使歸其衆夏人承命震恐以  
其衆歸初慕羌之叛也附置以聞有詔得亡者無小大  
長少皆即其地斬之至是斬其酋豪百二十有二人而

錄其脅從幼弱婦女百四十有二人請於朝詔皆原之  
既又別賜手詔褒諭先臣跪捧伏讀感激涕下退謂臣  
等曰我本孤生蒙上識拔寵遇如此自度無以報萬一  
惟與汝曹共誓捐軀而已明年先臣下世臣等銜奉遺  
訓夙夜隕越念無以致區區者輒求金石具刻明詔以  
爲不朽之傳蓋亦先臣之念也昔唐相權德輿嘗讀文  
宗所賜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迺爾邪臣以爲萬世  
之後當有讀明詔而感動復如德輿者矣豈特今日爲  
百執事之勸哉

詔東南團結訓練諸將下兵五千人處置將  
副三千二百人處置單將其將官並以見任訓練官充  
合置副將處選差人充 詔茶場司條令中書別立抵  
當法先是特旨市易司罷賒請官錢令民用金帛抵當

公私以爲便故欲推廣之 北外都水丞陳祐甫言昨  
被旨令知深州孫民先及河北轉運司那官一員與臣  
同自衛州王供埽至海口案視大河故瀆緣臣本以孫  
民先嘗有奏議復修大禹舊迹故請案視今民先物故  
臣未敢往詔轉運司官同相視

戊寅詳定禮文所言謹按禮記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  
祭時也詩雲漢曰靡愛斯牲周禮太祝註曰禴禴皆有  
牲是祈禱有牲也自後魏以來凡非大祀皆用脯醢酒

幣而已故唐書志曰祈用酒醢古者惟士之賤有脯醢之奠豈禱祠大神供給鬼神而無氣臭以歆格神靈伏請凡祈禱郊廟社稷皆用少牢從之

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依奏

已卯建雄軍節度使知定州韓絳言修保州城畢賜詔獎諭提舉河北東西路義勇保甲狄諮言被旨諸指揮兵級內有年高病患年五十五以上有弟姪兒孫及得等樣令承替名糧竊見其中亦有不堪征役之人乞年四十以上許令承替詔河北馬步諸軍並依此詔

知羣牧司封椿錢七千九百八十四貫有奇付殿前馬步軍司充諸軍弓箭手買置教閱射箭每人五十隻其軍中自來率備錢物悉令禁止

庚辰廊延路經畧司言劉紹能等覘知夏國主秉常爲李郎君所說招誘漢界倡婦樂人其國毋置酒誘執李郎君等殺之詔備錄劄與王中正照會應諸路奏到上件事準此御史宇文昌齡言近以六察之法不加於中書樞密院嘗具數奏未蒙指揮臣竊以中書樞密院

爲廢置予奪賞罰號令之津要闕制繩糾尤宜加察又言六察之法行於有司而不行於中書樞密院是委大綱治細目縱豺狼搏狐鼠也望檢會前奏施行不報

壬午侍御史知雜事舒亶言執政大臣接見賓客已有約束而子弟往還看謁交接賓友未之禁止實於事體未安詔中書立法其後立法執政官在京本宗有服親非職相干及親屬不得往還看謁違者并往還之人各杖一百御史豐稷言權判刑部陳睦令議官代書法狀

欺慢之罪會降原減案睦酣酒自逸臨事屢昏官屬辨明輕肆忿怒刑法之任尤非所長乞改授睦一閑慢差遣不報

甲申詔徙開封府界提點司於白馬縣提舉司於管城縣以御史滿中行言兩司之官名曰外任而治所在城中不務管職赴功惟以請謁奔競爲事故也中書言勘會變運川峽路司農物帛等般運已至陝西有合變轉措置令逐路提舉司除銀并紬絹布依省樣可充支

遣者存留其餘變轉移徙出賣或折博糴糧斛並於邊  
要州郡椿管限一年結絕川峽至陝西在路未般物帛  
慮有損失仰催促般運如闕鋪兵亦許雇人併力輦致  
所費錢並於變轉錢內支從之 河北路轉運副使賈  
青言福建路山川險阻人材短小自來民間所用兵械  
與官兵名件制度輕重大小不同欲乞依本路民間所  
用兵械制造以備捕賊至於新招土兵所用槍刀排笠  
坐作進退法式亦乞依民間精巧之法於鈐轄司指使



或有名槍仗手選差教閱臣今製造到槍刀排筴六物  
乞宣取進呈詔青於內東門進入

乙酉澶州言河決小吳埽

舊紀云乙酉河決小吳埽河東行久始決而趨北此當考

詳增入又三年七月庚子當并考

詔以瀛定澶州擬修盛貯封樁糧

斛倉屋圖每州作兩倉修蓋付專切措置河北糴便塞

周輔差官往彼度所宜建置處以聞

八月十五日乃復滑州此云渭州字

必誤今改作澶州九月二十七日云北京等處當考又此年三月十一日并六年七月十一日注並合參考或移六年六月十一日所注御集云云入此

五月戊子涇原路經畧司言本路弓箭手闕地九千七百頃以渭州隴山一帶川原坡地四千餘頃可募弓箭手二千餘人請佃戶或不願應募乞如熙寧八年八月詔收其地入官及以逃亡弓箭手地均給田少之人詔渭州德順軍隴山一帶地令民依舊佃種納租見充弓箭手逃亡限滿不首獲者其地即與闕地弓箭手

熙寧八年

八月詔  
當考

已酉以權判軍器監朝請大夫李立之權知澶州遣入

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竇仕宣監塞小吳埽決河馬軍副都指揮使燕達都大提舉河北轉運副使周革言小吳埽決本州雖已發急夫六千人修塞續於隣近差夫兵及舟運薪芻其所役人數亦少乞許發近便州軍役兵及於諸埽輟河清兵併力興功從之詔以小吳埽去年修閉不固令河北轉運司追劾當職官吏其南外都水監丞蘇液仍先衝替

庚寅廣南路經畧安撫使司言昨被旨賜錢六萬五千

貫許人請貸出息及往外州回易以牟義利專備經撫夷賊自後用錢興置邕州填乃等洞金坑每年採買金三千兩上供昨因軍興後人民貧乏回易利息全少金坑所出亦微細每年支費反倍於往日恐不免闕誤欲乞特賜度僧牒五百收錢添助爲本詔止罷歲貢金

詔濮陽郡王宗暉放罪宗暉坐受三陵都監朱交友所盜斫陵木造車爲侍御史知雜事舒亶彈奏故也詔河決小吳埽已全奪過大河若止循例以三五千人急

夫必不能塞方當蠶麥收成民力不宜妄有調發宜速  
令燕達相度如有以東退背諸墉兵可發即更不差急  
夫其被水州縣民戶令轉運司救護城郭并差官以船  
棧濟人仍令東西路提舉司速賑濟 澶州言河決浸  
城水勢猛惡本州無兵差撥及無梢草乞剗刷本路兵  
五七百人及借支河埽場內椿千條梢二萬束本州豫  
買草四萬束從之

甲午燕達言小吳故道斷流今接近漲水河門口皆深

關墊塌未定難計功料未可修塞詔達且發赴關仍以  
權知澶州李立之權判都水監令立之自河陽至小吳  
決口點檢埽岸 上批聞東南諸路自團立將兵以來  
軍人日親教閱舊習工作技巧以資私費者無暇爲之  
及巡檢下就糧諸軍例得添支間能獲賊亦需賞典今  
已招置土兵更不輪流出入亦是窒其衣食一塗由此  
軍中甚有貧極日不能餬口者可速博訪利害措置遂  
詔淮南兩浙江南荆湖福建廣南路轉運提點刑獄司

密體量將兵自降教閱新法後軍士有無賠費以聞  
案閱淮南等路團結諸軍石得一等言江南東路淮南  
西路團結兵武藝生疎不依元法結隊逐隊呼名不相  
照應其提舉訓練官江南東路丁誨淮南西路趙永寧  
并管勾教閱官及押隊使臣弛慢乞施行詔丁誨趙永  
寧衝替餘俟定殿最畢取旨

丁酉詔河東路提點刑獄劉定專賑濟河水災傷人民  
戊戌詔保州守上皇墳園戶與免義勇保甲止令附保

提舉捉殺瀘州蠻賊彭孫言楊光震斬獲宋阿訛等首級恐是詐妄詔朝廷欲多方賞募剪除乞弟其楊光震斬獲宋阿訛等首級假令不實朝廷猶當推誠不疑重賞激勵況已經南平軍追集人辨認保明朝廷已推恩賜令彭孫毋得更形疑外之意致光震等反側不能協力集事上批提舉開封界保甲司方措置團結教度之初王中正未回間宜令劉瑄路昌衡應有疑難職事赴樞密院承旨司稟議若朝廷間有所欲知者承旨



司暫追逐官取會

劉琯同提舉府界教閱保甲在三月庚子路昌衡此月庚子以權發遣提

舉府界常平除刑房檢正後此三日却未見提舉保甲時

陝西轉運使都大提舉

茶場李稷言臣典領茶法五年選辟官屬同心一力奉

宣條詔今所差諸州官罷滿及期乞本司自今奏辟雅

漢州知州卬彭利州通判名山永康綿谷順政知縣所

貴維持法度久益不懈詔如轄下官弛慢止令茶場司

奏易劾罪以聞

己亥大名府路安撫使王拱辰言管下州縣被水之民

散居高阜賊盜頗多難一一申請須法外斷遣詔犯盜雖暑月特令察其情重法輕者奏裁

辛丑新權江寧府觀法推官鍾世美爲承務郎中書戶房習學公事

癸卯判軍器監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安燾降授中大夫坐與丞魯孝廉議事不協互論奏而大理推治燾所奏不實也恩州言河決澶州注入御河本州極危乞以州界退背諸埽梢草及河清兵支移赴本州其北岸

都大使臣并諸埽巡河使臣亦乞令赴州部役從之其  
草令北外都水丞司量應副

乙巳太中大夫知潭州謝景溫爲通議大夫荆湖南路  
轉運副使朝奉郎直集賢院朱初平爲朝散郎轉運判  
官朝散郎趙楊爲朝請郎充秘閣校理朝奉郎權知邵  
州闕杞爲朝散郎供備庫副使周士隆爲西京左藏庫  
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以招納修建徽誠州城寨之勞  
也於是初平自陳瓊管回而城寨功已畢乞免轉官從

之 詔成都府梓州路自今常平積剩并坊場司農寺  
合起發錢截自李元輔回日每年委提舉司易物帛赴  
陝西兩路提舉司重變轉於邊要州郡椿管 詔內外  
市易務民戶見欠屋業等抵當并結保賒請錢物息罰  
錢並等第除放其本錢三分季輸納息錢并出限罰錢  
分爲三分等第除放第一季本錢納足者息罰錢並放  
第二季放二分第三季放一分出限尚欠即估賣抵當  
及監勒保人填納所催錢物在京於市易務下界在外

提舉司封椿 上批聞瀛州初未有黃河橫水至州界  
今見役急夫約一萬餘人過有張皇枉費民力宜令急  
放散自今非城壁堤岸甚急不得輒有差撥

丁未詔知滄州降授中大夫集賢院學士蘇頌權判吏  
部候期滿取旨復官罷檢正中書孔目房吏房公事王  
陟臣復爲度支判官先是頌得旨復太中大夫而知制  
誥舒亶言頌昨典治京師以孫純聯親故縱純貸僧錢  
不治聖恩寬大畧從降黜及今未幾復有此除授而同

知諫院蔡卞亦言宰相置掾以待公正有能之士陟臣身無特操才乏他長惟以從諛附貴苟且取容爲事並乞特賜追寢故有是命

戊申詔河東北路轉運司尋訪程嬰公孫杵臼墳廟所在以承議郎吳處厚言二人保全趙孤乞加封爵故也後轉運司言嬰杵臼墓在絳州太平縣西南趙大夫塋內及塑像在廟中詔嬰封成信侯杵臼封忠智侯於墓側別立廟載祀典

吳處厚申請指言皇嗣當檢附新舊並書封嬰及杵臼神宗寶訓獎忠義

篇四年盟京東柏稅竹木箔場吳處厚奏臣嘗考趙氏  
廢興之本未惟程嬰公孫杵臼二人各盡死以保趙氏  
孤兒最爲忠義請於晉趙分城之內訪求二人墓廟特  
加封爵旌表永爲典祀詔念功追遠朝廷善教宜如所  
奏復訪求二人墓在絳州太平縣詔嬰封  
成信侯杵臼封忠智侯仍立廟載在祀典 知熙州苗

授言得西界大首領裕勒藏喀木文字稱夏國主母子以  
不協殺其宰相詔苗授遣人以本司意密說諭喀木云  
自三月以來諸路探報夏國變亂所說不一爾必詳知  
今河津南北阻隔人情去就次第可密語去人及寫一  
文字來爲信仍令經畧司以彼難得所急之物爲信厚

遺喀木

己酉詔北外都水監丞陳祐甫特衝替以御史滿中行  
言祐甫與蘇液同開小吳口澶州埽岸又屬祐甫地分  
今液以河決衝替不宜同罪異罰故也 中書言刑房

覆考試刑法官第一等一人欲充法官第二等下三人  
欲循一資第三等上十人與堂除第三等中八人與免  
試仍陞一季名次第三等下十二人與免試從之

庚戌皇子個薨個上第八子也母曰邢賢妃個生四年



薨廢朝五日又不視事三日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封

鄆王謚冲惠

元年十一月  
生兩紀並書

癸丑御史滿中行言開封府治蓋漸之獄漸有田宅質  
與樞密院都承旨張誠一質既虧元價而又不盡償直  
仍約將來贖田却取貴價贓貪不法何異冠攘而道路  
之言以爲前知陽翟縣孫賁實爲之地賁在任姦狀甚  
多昨因蓋漸家業檢校在官而賁輒違法轉易視如已  
物倍價而買半價而償下以應副親識上以交結權貴

誠一爲利所啖故數薦貴於朝案誠一職在樞府陛下  
左右之臣而馮恃權寵黷貨外交託公報私欺罔聖聽  
今聞開封府典獄官吏追逮證左而貴獨在所遺詔送  
開封府

當求蓋漸起獄因依先著之紹聖元年十  
二月六日可考是年六月十三日可并此

都

大經制瀘州蠻賊林廣言差借職史利言齎文字付乞  
弟以取王宣下落及說諭蠻兵士爲名陰視進兵之路  
勇勁可嘉詔史利言遷一官又詔廣問利言道路巢穴  
險易遠近及應有間見令具析畫圖以聞初利言抵乞

弟巢穴乞弟遣其奴沙自阿義隨還獻馬四十匹并歸  
所擄兵士七人辭款甚遜而利言具道乞弟降意蓋未  
決也利言本從納溪舟行所陳道路大軍進發訖不由

此

癸丑五月二十七日事

甲寅知審官東院通議大夫呂公孺兼權判都水監代  
張唐民以御史滿中行言唐民素無風力加之罷老平  
時曠弛不以河防爲意一有患則救護經畫朝廷悉遣  
他官唐民飽食安居處之自若恐非爲官擇人之意故

也三年正月十八日以兵部郎中張唐民屯田員外郎權發遣河北路提點刑獄劉定並權判都水監

